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執伴楚漢位得齊韓俱康從沛之心成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曰晉贊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曰晉灼曰命者各口也

謂脫各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消除各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曰父時故實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
黃令各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各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咎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里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

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噴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墜不相從也

正義曰解紀實反言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鄴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

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曰至河北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六

止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

敵頭會箕歛

漢書音義曰家家

以供軍費財賈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

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

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公之腹中者想連李高曰東方人畏秦法耳今

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

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

爭殺君下武信君且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
○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
夏瓚曰方言

特也云介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鷹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養者也公
羊傳曰廝殺屠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八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

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

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而責殺王之罪徐黃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燕

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

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秦隱曰地理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

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曰良嘗事我

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

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

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秦蠶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案張歇曰趙之苗裔

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

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

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怨陳餘使張厭黓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三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

試至皆況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比皆辟去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乃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

曰秦重訓難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

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辭出國語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

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

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

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

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

南皮徐廣曰張耳之國陳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都代縣張耳之國陳

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

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

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甘公曰文穎曰

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

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

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

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六助漢漢之敗於彭

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

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

月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連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泚音灼音即今俗呼

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

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

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六教后漢七年高祖

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相讎徐廣曰讎者臂捍也自上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箒索隱曰嘗言其慢易之崔浩云

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黃曰田叔傳云趙相趙

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怒曰吾

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冀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仁謹兒也索隱曰案昭處音鈕開反弱小兒也

小顏音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

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

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

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政欲殺之何乃滂

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

人相人索隱曰謂於拍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拍人故城在刑州拍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

宿處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也置則廁者之廁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

上過欲宿

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拍人拍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

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

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韃車膠

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

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

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

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

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

亦刺也漢書作刺藝張晏云藝八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徐廣曰篋音鞭驅

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

為荀郭璞三倉君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腕遂死韋昭曰腕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腕
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卜郎反蕭
該或音
下浪反當此之時各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
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聖也易得
尚于中行王彌亦以
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魯后
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
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

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
耳墓在咸陽縣東二十三里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

索隱曰案謂偃以
其母號而封也元王

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姐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

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
封樂昌侯食細陽之也陽鄉也

後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絕信都侯名後樂昌曰侯各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云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秦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咎往

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

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云

走楚

徐廣曰二

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正義曰今

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正義曰臨晉在

同州朝邑縣界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索隱曰莊子云

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

徐廣曰二

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

高祖本紀

曰置二郡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河東太

魏豹

原上黨

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二

十三

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郎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正義曰蕭縣今楚縣今稱八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檀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云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

曰滑州河上漢王二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

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偽反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河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百夏古雅反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

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

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曰三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詩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間矣徐廣

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承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處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趙醢何傷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

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莒魯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莒也秦

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曰謂眾共以俳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

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都輸身徒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

布皆與其徒長豪華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

中為羣盜索隱曰曹豨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

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占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

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莫

敢言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

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來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

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內府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其反間道則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

遂

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項軍前簿簿於國簿

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

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

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上日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

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

謂讓

漢書曰立有義曰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夏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書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宋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三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

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部以徼統邊陲楚人還兵間

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以從齊還當泗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

高

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上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

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所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

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

索隱曰腐

音日輔謂之府內儒者言如府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

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
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敬言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
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與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
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

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

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年同耳使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西召見問薛公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

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閩閩間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

徐州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使故亦云敖使也塞成臯

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曰蔡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恒潭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兵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

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無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必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

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蔡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臯據敖倉比趨燕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上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索隱曰對音烏對反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初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

得封千立蓋 廼云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夜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

王劉賈走死官廩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口也

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也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

○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帝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

漢書作進應勁音保非也○正義

城蘇展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

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使人給布偽

與云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番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都陽

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

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

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索隱曰技

音白昌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

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

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

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

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責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